

东北诡事

昆金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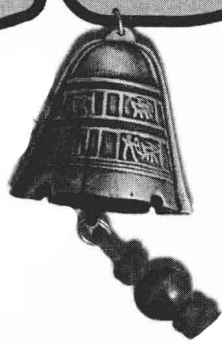
一部超越现实颠覆历史揭秘史实真相的悬疑巨著
当真相被剖开时，一切都为时太晚……

疯狂挖掘大东北地区那些正史中不曾记载的秘闻诡事
全面揭开日本侵占东北背后所隐藏的惊天阴谋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东北诡事



昆金著

渤海遗踪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北诡事 / 昆金著. —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430-5417-2

I. ①东… II. ①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2244 号

选题策划: 焦文军

著 者: 昆 金

责任编辑: 赵 可

封面设计: 徐 杰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编: 430015

电 话: (027) 85606403 85600625

网 址: <http://www.whcbs.com> E-mail: zbs@whcbs.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2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87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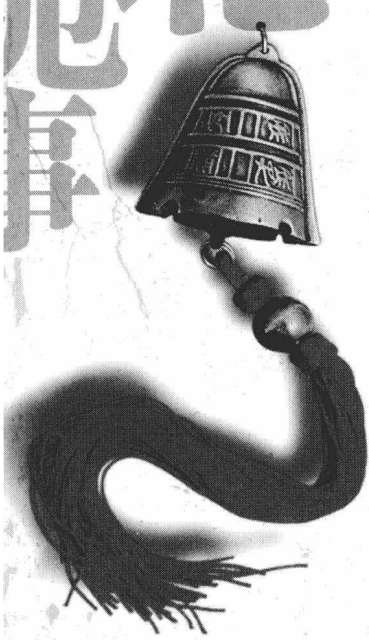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东北 危事



目录 CONTENTS

序：神秘的东北二十四块巨石阵 / 1

- 第一章 不速之客 / 3
- 第二章 绒毛尸体 / 10
- 第三章 貌合神离 / 17
- 第四章 离奇失踪 / 26
- 第五章 鬼魅杀戮 / 32
- 第六章 东北窑子 / 39
- 第七章 坑崖凶险 / 48
- 第八章 昏厥疑云 / 58
- 第九章 死亡村落 / 67
- 第十章 萨满自焚 / 82
- 第十一章 身陷老坑 / 89
- 第十二章 动物凶猛 / 99
- 第十三章 与狼共舞 / 108
- 第十四章 单枪匹马 / 115
- 第十五章 勇闯地狱 / 126
- 第十六章 仙境传说 / 140
- 第十七章 狼人谜踪 / 147
- 第十八章 天神家园 / 157
- 第十九章 逃出生天 / 169
- 第二十章 神宇森严 / 178
- 第二十一章 考古学家 / 198
- 第二十二章 天宫大战 / 207
- 第二十三章 琉璃宝井 / 221
- 第二十四章 地底乾坤 / 229
- 第二十五章 前程未卜 / 243



序：神秘的东北二十四块巨石阵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考古历史学家们先后在俄罗斯滨海区、朝鲜的平壤、中国的吉林和黑龙江等地区发现了二十多处诡异的二十四块巨石阵。这种巨石阵由二十四块巨石构成。巨石的石质均为玄武岩，巨石阵分三行，每行八块，每列石块的长度均为十米左右，行距为三米。石块的顶面较为平整，直径大约为0.8米，有明显人工打磨和加工的痕迹。千百年来，这些巨石阵广泛散落于民间荒野，风吹雨打，执著地延续着一个古老隽永的秘密。

其中，敦化市“江东二十四块巨石阵”，因其留有比较多的人类文化信息而在国际考古界最为有名。从吉林省敦化市到黑龙江省宁安上京龙泉府这一段一百五十多公里的路，共发现了十处二十四块巨石阵，平均每十五公里一处，这里的巨石阵约占总数的一半。

时至今日，已经有证据表明，这些遍布东北地区的二十四块巨石阵，成形于千年之前的一个璀璨国度——古渤海国。二十四块巨石阵因其分布范围之广、数量之多、形状之诡谲、史料记载之稀缺而让国内外专家大为困惑。其神秘程度令人咋舌，研究价值已经远远超过英格兰索尔兹伯里太阳神庙巨石阵。

关于二十四块石的用途，众说纷纭，甚至有人把它与三国时期诸葛亮的阵法相提并论。目前学术界和民间大体有七种说法。

第一是停灵说。渤海国在外地的王室贵族死后回归祖坟的灵柩途中临时停灵



的建筑物。这种说法是把敦化六顶山古墓群视为王陵做前提的，但缺乏逻辑和证据。

第二是祭祀说。祭祀神灵和祖先以及战争，是中国古代的两件大事。根据中国典籍的记载，渤海人对祖先的敬重与亵渎是相当矛盾地并存着的，体现了死人必须为活人生存服务的理念。春夏之际死了人，渤海人不但会入土起冢，而且还在“冢上作屋”；然而，秋冬死的人，尸体被切成小丁，以引诱野兽，获取更多的猎物来保证生存。上古祭祀主要用“人祭”和“动物祭”。建设庙宇等固定场所的祭祀，是社会进步到相当程度以后的事，因此，把二十四块石看作是祭祀场所的遗址，是以今度古，缺乏充分的证据。

第三是驿站说。所谓驿站，是指中国古代国家传递公文的站点。驿站是国家的行政机构，不接待民间的人和事，专为公差服务，负责养马、做饭、住宿等。因此一般都坐落在“官道”附近，而且小的站点也有五六个人编制，中枢的驿站如敦化额穆驿站，曾经有二十多个正式编制，还有一定数量的临时工。从驿站的功能看，二十四块石遗址建筑面积小，且四周没有围墙，住宿不便，从距离上又显得过密。总之，驿站说还是没有充分的依据支撑。

第四是商兵东进标志说。殷商时期军队行军作战的指路标志。渤海地方曾经是商朝流放政治犯的地方，商纣王沃甲把他的亲哥哥箕子流放到渤海地区就是有力的佐证。但是，没有典籍证明商朝时渤海地方曾经发生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指路标志也用不着这么大的建筑，只要用一些自己认得的标志就可以了。这种说法缺乏根据。

第五是仓廩说。即二十四块石是装东西的一种仓库的基础石。

第六是一般建筑物说，即为当时的民房、住房等。

第七是风干室说。二十四块石顶上的建筑有盖可以防雨，四面虽然没有砖墙，但可能会有木质围墙，底下用木头铺陈，形成一定高度，既可以透风，又可以防鼠类动物侵犯，四周用树枝编成的篱笆作墙，这种墙遮光透风。但这些并不能说明二十四块石的功用就是风干室，这种说法同样缺乏根据。

渤海国二十四块巨石阵遗址的功用，目前的这些说法都缺乏足够的依据，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探索。



第一章 不速之客

民国二十五年初冬，大兴安岭北部迎来了本年的第一场雪。

这雪铺天盖地，下了足有一个星期，中间不见有半会儿停歇。整团整团的雪片不分昼夜地从阴沉沉的天空中掉落，洒向黑黢黢的深山老林。

茂密无际的大山深处，聚集着一个鄂伦春游猎村落。眼下虽已是民国年代，但古老神秘的鄂伦春人却依然沿袭着前朝的路旗佐社会编制。这个村落，还是被叫做库玛尔路正蓝旗二佐茂合乌力楞，但人们都嫌它拗口，索性简称自己是茂村人。

这几天，村里的长者们时常抽着烟袋，愣愣地望着漫天的大雪，暗暗有些失色。东北的大雪屡见不鲜，但这种下法，有生以来却是头一次见着，整个透着一股邪气。

说起“邪气”二字，所有人马上就会面面相觑，神色一沉。

茂村一共有三十多家猎户，聚居在一片向阳背风的开阔地上。他们的仙人柱一字排开，左右呼应。为了防止野兽侵袭，孩童走散，大伙合力在村子外围堆砌了一道高高的石墙，把整个村子一股脑儿围了起来。石墙共开了四个出入口，各有一扇厚实的桦树木门终年把守。

自古以来，这一族鄂伦春人无论迁徙到什么地方，都始终沿袭着这样的居住格局。代代相传，平安无事。但从七天前的那个早晨开始，这个稳固安宁的传说

就被打破了。

那天一大早，住在村子外围的几户人家忽然发现，圈养在围栏里的驯鹿一夜之间死了好几头。这些驯鹿起先是打猎时活捉回来的幼鹿。经过饲养，至今已经繁衍了两代。按照鄂伦春人的传统，这些驯鹿或食用割茸，或用来驮运、拉雪橇，早已变成鄂伦春人生活的一部分了。

听到女人们大呼小叫后，男人们随后赶到。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副极其血腥惨烈的景象。围栏里面到处都是殷红的血迹。一头高大健硕的驯鹿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浑身血肉模糊。仔细观察后发现，它的颈项被咬断，肚皮被整个撕开。一道长长的伤口鲜血淋漓，极不规整，歪歪斜斜，从颈部一直延伸到后腿内侧。整个胸腹腔瘪塌着，就像是一只被掏空的袋子。

看到自家男人来了，女人又夸张地号叫几声，随后便退到一边，重重地拦腰拽起孩子，不让他们看那种血腥场面。小孩子极不情愿地在母亲手里蹬踏着。女人心情不好，见小孩淘气，挥手就朝他们的屁股上一通巴掌。小孩子假假地惨叫几声，不敢再倔，转眼就被丢进仙人柱里。

男人扯住鹿腿，用树枝拨开腹部豁口仔细打量。驯鹿的腹腔内暗红一片，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其他几头死去的驯鹿，浑身没有半点血迹。它们全都正对着围栏的石墙躺倒着，鹿角折断，脑门碎裂。男人们估摸，这应该是它们在受到惊吓以后，撞墙而死的。

看到这里，大伙都开始惊诧起来。又有几个男人迅速聚拢过来，大家碰头合计了一番，便分头去检查村子。

外围的石墙和桦树木门，一个圈子兜下来，他们看到出入口的桦树木门至今紧闭，且完好无损。而在石墙内外，他们还是找到了一些异常。从痕迹上看，应该是昨天夜里有什么东西踩着石墙，纵身跃入村子，这或许就是杀死驯鹿的凶手了。还好，这几户人家的马圈都在仙人柱的另一侧，否则他们的马匹肯定也难逃一劫。

男人们抬起头，上下打量着厚实高大的石墙，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这堵石墙，高度在一丈以上。石墙外面的泥地上，还堆积着大量的竹签和树枝。外侧离地面两米左右的高度上，发现有几处明显的蹄印。另外在围墙的内侧，发现了好几处深深的大足印。综合起来看，这东西是从外面纵上石墙，然后又从石墙上飞身跃入村子。

村里的男人们，个个都是狩猎好手。任何一种动物，只要在地上留下了痕迹，就没有他们不认识的。但面对眼下这些离奇的大脚印，所有人都紧锁眉头，

一言不发，只是惊恐地互相对视。

他们看到，围墙内侧的奇怪脚印，深深地陷入土石。从脚印的大小和深度来估测，这个东西的体重不会低于七八百斤。而在这片广袤的森林里面，耳熟能详的野兽中，体重达到这个重量的实在不多。熊瞎子再壮，也很少能长到这个分量。常见的野猪最多也就是两三百斤。东北虎除了体重达不到以外，那个脚印的形状也明显不符。但关键是，这个七八百斤的大家伙，还要能够纵身跃过三米高的石墙。

猎人们左思右想，还是想不出有什么东西具备这样的能耐。

忽然，大伙似乎同时想起了什么，拔腿就往各自的家里跑去。他们跑到猎狗住的窝棚前，俯身朝里面张望。

窝棚里面，好几只猎狗蜷缩成一团，正在瑟瑟发抖。男人们大惊失色，伸手进去，愤怒地拽住猎狗，一把将它们扯出窝棚。

男人们骂骂咧咧地将所有猎狗赶到一处，定睛一看，惊诧不已。平时这些畜生威风凛凛，精力充沛。空闲下来，不是到处狂奔撒野，就是聚在一起撕咬打群架。但眼下却个个夹紧了尾巴，弓背缩头，瑟瑟发抖。眼神里面，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惊恐，一种被震慑后的卑微奴性。

猎人们见状，倒吸了一口凉气。要知道，他们驯养的这些猎狗，那都是历代繁衍、精心筛选出来的纯种蒙古细狗。在狩猎时，只要主人一声令下，不管前面是野猪还是黑熊，它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死死缠住。哪怕自己被野猪的獠牙挑破肚子，只要还有一口气，就绝不会松口。那种气势，那种勇猛，连猎人们见了也会暗暗敬佩。很多时候，当猎人们身处险境时，猎狗一定会奋力解救主人，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忠诚和勇敢。但现在它们却个个诚惶诚恐，哪里还找得到昔日那股无所畏惧的模样？

猎人们在驯鹿栏内转了一圈之后，马上就想到了这些猎狗。昨天晚上既然有大型野兽进村，那怎么会听不到猎狗的吠叫声？这些猎狗生性敏锐，只要有一点异常声响，哪怕些微的野兽味道，都绝对逃不过它们的眼鼻和耳朵，更何况昨天晚上还是一场惨烈的屠杀呢。这村子里每家都有几条猎狗，粗略一算，整个村子少说也有五六十条，只要有一条猎狗吠叫起来，全村的狗马上便会应声附和。那种声势，就是吓，也能把一般的野兽给吓跑了。

而从眼下的情景看，昨天晚上进来的那几头大型野兽，明显已经把这些猎狗给震慑住了。因此它们不仅无力吠叫，龟缩窝棚，而且还居然被对方吓得屁滚尿流，至今没有缓过神来。

大伙看到这里，纷纷有些不安起来。匆匆清理围栏内的尸体，围着石墙转悠了几圈，陆续又发现了一些脚印痕迹。一时间村子里议论纷纷，谣言四起。大家面有噤色，忧心忡忡，说什么的都有。

一番忙碌之后，村长首先把几个猎人头领叫了过来。大家一合计，都觉得这几头野兽来得凶猛离奇，一时也猜不出是什么。不过既然来了，那就得好好防备它们再次进村。

于是，村长组织大家重新加固石墙。并在石墙外侧，隔段距离就堆起一堆木材，准备夜里把木材点燃，这样火光或许能吓退那几头野兽。另外村长组织猎户，准备好火枪弓箭在村子里轮岗值班。各家各户，看好自己的家人和牲畜，一到天黑绝不可乱跑。

就在这时，有五六个女人找到村长，诉说家里的男人几天前出去打猎，不知道为什么至今还没回家。本来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因为有了昨天晚上的事，女人们浮想联翩，纷纷着急起来。几个人围在一起，越说越怕，于是结伴逮着了村长，把这事冲他唠叨了一番。

村长索巴亚六十上下，身形健硕，脸色黝黑，左脸颊有一道明显的伤疤。据说这是他当年跟俄国老毛子格斗时留下来的英雄疤，平时没少把这事拿出来显摆。眼下，他这里刚把事情安顿完毕，端起茶杯，只喝了一口，就听见一帮女人唧唧喳喳地说道个没完。而当他耐着性子听完她们的叙述以后，当即有些不快，按下茶杯，张口叱喝了她们几声，埋怨她们不该胡思乱想，自寻烦恼。女人们本来就担惊受怕，到这里又挨了村长一顿轻喝，登时开始落泪。索巴亚见状，暗叹一声，一时也奈何不得她们。话锋一转，好言相劝了她们几句，说这事跟你们外出狩猎的丈夫没什么关系，安心在家里等着，说不定那几位爷转眼就拉着猎物回来了呢。

女人们紧锁着眉头，相视一望，还是放不下心来，围着村长又是一阵唠叨嘀咕，好久之后才各自散去。喧闹了一个清晨的野兽事件稍稍平息下来，但茂村人的灾难似乎才刚刚开始。

中午时分，桦树门外面忽然走来几个人影，他们抬着一个担架，急匆匆叫开木门，一头冲了进来。

索巴亚闻讯赶到时，几个人已经把担架放在村子中央的场地上面。担架上昏睡着一个男人，脸色煞白。围观的人群中，一个女人首先惊叫起来，冲出来趴在担架上放声痛哭。

索巴亚定睛一看，这个昏迷中的男人，竟然是本村的一个猎户，名叫唐吉。



他家的女人上午还在自己面前担忧地提到过他。一顿饭的工夫，这事就真的发生了，就好像是冥冥之中感应到了某种凶险似的。

来人是邻村的几个猎户，据他们说，今天一大早他们狩猎回家，走到半道上时，身边的猎狗忽然狂吠起来。他们还以为是遇见了什么野兽，纷纷放下猎物，拿起火枪弓箭一路寻找，终于在一处草丛里发现了他。因为有人认出这是茂村的猎户，于是便用担架把他送了回来。

从迹象上看，这个人已经奄奄一息。索巴亚指挥大家把唐吉抬进仙人柱，喂了几口热汤，却发现这个可怜的人已经牙关紧闭，滴水难进，喂到嘴唇的汤水最后都淌进了脖子。

女人开始号啕大哭，大伙的心里也开始沉重起来，所有人都不禁想起一大早发生的离奇事件，暗自猜测着两者会不会有什么关联。

有人开始给唐吉检查身体，但查遍了他的周身上下，却不见一处明显的伤口。撬开他的嘴巴，里面也不见有什么异常，基本可以排除由嘴巴误食导致的伤害。最后，他们在伤者的胳膊上面，发现一个红红的牙印。

这个牙印深红深红，刚好咬破了伤者的皮肤，有一点渗血。大伙仔细端详，最后断定，这个牙印，是人牙咬合后所致。而且从形状大小上判断，这多半还是一个孩子的牙印。

既然其他地方都找不到伤口，而且唐吉身上也不缺粮食衣服，不太会是因饥饿和寒冷引起的昏迷。那么这个牙印，基本上就是导致唐吉昏死的原因了。这似乎很可笑，但事实恐怕就是这样。

忽然有几个女人同时大喊，还有几个同去的人在哪呢？

这一喊，委实提醒了索巴亚。他暗暗思忖，这六人出去狩猎已经数日，按照惯例，也该是回家的时候了。但眼下六人只有一人回家，而且看上去还凶多吉少。那么，其他五个人到底遇到了什么情况呢？

索巴亚面色沉郁，陷入沉思，凭着经验，他感到了一股凶险。

如果其他五人还活着，那他们绝不会丢下唐吉不管。这次唐吉昏死野外，其他人却影迹无踪，这就有些异常了。

索巴亚赶紧询问来人，是在什么地方找到唐吉的。

来人想了想，说那个地方，离惊马槽不远了。

这话一说出口，在场的所有人一下子沉默，脸色登时就变得紧张而复杂起来。惊马槽？那可不是人应该靠近的地方。

来人的脸色也早已经变得肃穆起来，他想了想，回忆说当时发现伤者的时

候，见他背向着惊马槽方向，俯身趴在地上，手指深深地插在泥地里，应该是一种奋力朝前爬动的姿势，就好像他正在竭力远离惊马槽一样。或者说，他刚刚从惊马槽里爬出来，就一头昏迷在了草丛里。

来人越说越离奇，大伙纷纷以怀疑的目光直望着他，但谁也不敢再多问他什么了，因为他提及了惊马槽，大伙都生怕他再说出什么惊世骇俗的消息来。但因为还有五人生死不明，因此索巴亚还是细细地询问了所能想到的一切问题。

来人想了想，忽然说在他们抬着唐吉回家时，他好像苏醒过一次，但神志不清，只是在担架上轻声自语，声音也非常微弱。

索巴亚追问对方，是否听清了唐吉嘀咕些什么。

对方说，他好像一直在反复念叨着“小孩……小孩……白头发……”这几个字。

听到这里，索巴亚心里咯噔一下，他回过头，禁不住朝唐吉胳膊上的那个牙印望去。

一个小孩？还是白头发？

暗无天日的深山老林里，到处都是虎豹豺狼，哪会有什么小孩。再说了，哪有小孩是白头发的。

在虎狼横行、浩渺无际的老林子里，一个诡异的白发小孩，精灵似的忽然从暗处蹿出，一口咬住唐吉的胳膊……这一幕景象，想想都觉得惊悚。

索巴亚暗暗吃惊，继续追问，可惜来人实在说不出什么其他有用的信息了。

不用索巴亚吩咐，自有手下酬谢来人，不提。

几个乡邻也自发过来帮着唐吉的女人收拾照顾，没有多少时候，有人过来对索巴亚报告，说唐吉已经咽气。

索巴亚暗叹一声，反背双手，沉默着站在窗前。此时他正在担忧另外五人的生死。他记得这几人出发的时候，自己曾经提醒过，此去切不可太过深入，只适宜去几处比较浅近的猎场围猎。因为初冬已至，万一下场大雪，来个大雪封山，那他们就会有很大的麻烦。

他记得当时这六人满口答应，而且按照他们的经验，在这种换季时刻，气象不明，这些人应该也不会贸然行事。

索巴亚反复猜测着这六人的各种可能，如果真是遇险，那么不外乎野兽袭击、伤病、失足、迷路、遇匪……除了迷路和遇匪，很少会发生六人全部遇难的境况。而他们此去的那几个猎场，虽然也在深山老林，但那是一片非常成熟的狩猎区，村里的猎户个个熟门熟路，根本就不可能迷路。至于遇匪，在这片山林地



带，曾经是发生过域外老毛子进来偷盗的事件，但那已经是好几十年前的事了。那时，索巴亚也还是个愣头青年，他脸上的伤疤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随后的几十年间，就再也没听闻过这样的事。

除非……

要说除非，那事情可就复杂了。除非他们另辟蹊径，去了更加偏僻深远的猎场。除非他们遇见了不可猜测的事件。除非……

联想到唐吉的离奇伤口和诡谲遗言，索巴亚心中疑惑，越想越不安心。他想起唐吉竟然是在惊马槽附近被发现的，这也让他一阵心惊。

惊马槽是大兴安岭森林深处的一条山沟，它处在两道山梁的接合部，里面终年雾气弥漫，怪石嶙峋，灌木丛生。最令人生怯的是，马匹在靠近这道山沟时，会忽然失控受惊，不仅会掀翻骑手货物，而且还会剧烈地咆哮翻腾，根本不肯走进沟里。年老体弱的马匹据说还会当场跌坐不起，直至一命呜呼。奇怪的是，其他动物靠近惊马槽时，并没有类似的现象。

但过了这条沟口，或远离沟口以后，马匹很快就会安静下来。就仿佛在这条沟里面，有它们极为害怕的东西存在。人眼看不到，但它们却能看到，或者说感受得到。因此人在靠近那个地方时，受到马匹惊恐反应的感染，也会心生怯意，从没听说人敢深入进去。就算是一些老资格的猎户，也从不肯轻易走近那块地方。哪怕眼看着一群肥壮的狍子躲进里面，也绝不会心动半分。

而事实上，资格越老的猎户，反而会越加在乎狩猎过程中的安全保险。因为他们心里十分清楚，他们一帮人钻进老林子里，说是在狩猎，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自己又何尝不是置身于各种危险之中。稍稍一个大意，就会把自己置身于猎物的境地。深不可测的老林子里，随时都会跳出凶猛的野兽，把他们掀翻在地，乃至万劫不复。从狩猎者变成猎物，其实只在转念之间。倒是那些初生之犊，才往往会不知天高地厚，仗着一身本事，做出一些石破惊天的举动出来。

穿过惊马槽，前面就是老黑山，那就更是人迹罕至、鬼神聚集的地方了。

索巴亚年轻时，就曾经仗着一股豪情，在一次追踪老毛子的行动中，硬着头皮闯进去过。

里面的景致，他至今刻骨铭心。

想到这些，他脸颊上的伤疤，马上就有些隐隐作痛。这股痛楚，差点就把他的思绪拉回几十年前。索巴亚不住地摇着脑袋，竭力阻止这股思绪的沉渣再次泛起！



第二章 绒毛尸体

正在这时，又有人过来报告，说村里跑回来一条猎狗，有人认出，这条狗看上去就是唐吉家的。

索巴亚疾步来到村子中央的开阔地上，果然见一条猎狗，正惶惶然在空地上来回徘徊着。

猎头安塔走近村长，回身指着那条猎狗，介绍说这狗刚刚从外面跑回来，浑身毛发直竖，眼睛呆滞通红。从模样上看，性情已经大变。

索巴亚定睛一看，果然如此。刚想靠近了仔细查看，忽听一阵狗吠，村子里那些被吓得魂不守舍的猎狗们，已经基本恢复了精气神。眼下，它们结伴狂吠着，露出獠牙，飞一般直朝那条刚刚回来的猎狗扑去。

大伙惊叫一声，一眨眼的工夫，几十条猎狗就把那条同伴围在了中间。奇怪的是，这几十条狗只是围着对方狂吠，却没有一条敢上前靠近。中间那条猎狗极度惊恐，不停地在包围圈里打着转，嘴巴里呜呜着，一副抱头鼠窜的模样。

同村的猎狗，从小都在一个圈子里长大，按理说相互都很熟悉。平时即使有些打架扑腾之类的胡闹事，那也只是一种嬉戏。但眼下这副你死我活的架势，却让人怀疑那条刚刚回来的猎狗，已经被它的伙伴们当做一只野兽对待了。

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原本亲密无间的狗兄狗弟们，忽然之间犬齿相向？

那几十条猎狗围而不攻，只是疯狂地对着它一路狂吠。它们交替试探着靠近

对方，却没有一条敢真正靠得太近，似乎对这个刚刚从野外神秘归来的同伴，心存畏惧。

看见这副模样，在场的人不禁纷纷议论。说这条狗已经被邪物缠身，这些猎狗攻击，只是在替它驱散身上的邪气。传说狗能看到人所看不到的东西。眼下它们一定是察觉到了什么。这条神秘归来的猎狗身上，多半已经被什么异常的东西附上了。

也有人说村子频频发生异常事件，是不是撞上什么不好的东西了，应该马上举行一次祭神仪式，以驱灾避难，寻求萨满神灵的庇佑。

人在面对未知时，真的很善于展开联想。

索巴亚听到这里，不免有些着急气愤。这些流言飞语一旦在村里传开，肯定会搅得人心惶惶，寝食不安。他沉着脸站出来，冲着那几个胡乱捏造的妇人大声呵斥。警告她们，要是再这样胡说八道，他就要不客气了。

那几个妇人见村长发怒，不敢造次，低头后退着，慢慢转身，挤出人群。

索巴亚厌恶地望着她们的背影，镇定了一下，又朝身边的安塔使了个眼色。

安塔二十六七岁，见多识广，内敛持重。当年父亲深知猎户的艰辛，不愿让儿子再过那种艰苦的生活。因此变卖了很多珍稀兽皮鹿茸、野山人参，又举了很多的债务，这才把安塔送出大山。安塔七岁起就去了哈尔滨学堂念书，成了村里唯一上过学的男孩。

每年学堂放假，安塔回家后总会缠着父亲进山打猎，因此也学得一手狩猎的本领。十一岁那年，他瞒着父亲，孤身一人进山，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一路追逐，愣是猎回一头成年野猪，成为村里历史上单身猎获野猪最小的一个猎人。后来就在他快要毕业的时候，被满洲政府直接从学校强征进了“山林警察队”，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他糊里糊涂地当上了一名山林警察。

后来在一次执行任务时，安塔因为不愿意残杀躲在山林里的抗日分子，一狠心开了小差，偷偷跑回自己的乌力楞。好在鄂伦春人的乌力楞会不停地在莽莽密林里变换住址，这才没有让关东军上门问罪。

不久父亲在一次狩猎中，为保护同伴，不幸被受伤的野猪挑破胸腔，一命呜呼。安塔从此便独自担起了全家的生计重任。每次跟着大伙狩猎，他智勇兼备，进步神速。几个受他父亲救助过的老猎户都很喜欢这个苗子，平时也竭尽所学，传授他各种狩猎经验技巧。安塔天资聪颖，领悟极快，深得本民族的狩猎精髓。因此他虽然年纪轻轻，狩猎的技艺却已经非常老到。

年前由他带队指挥的几次大规模狩猎活动，每次都满载而归。靠着这个本

事，在猎户中间也很有些威信。这几年深得老村长的信任，一直把他拉扯在自己的鞍前马后。有些什么事情，两人基本上都能达成默契。村子里一直有传闻，说索巴亚有意把安塔培养成他的接班人。

安塔望见老村长示意，心领神会。他跨出几步，单手捡起一根树枝，冲着那些围攻的猎犬就是一顿挥舞。同时手指一屈，含在嘴唇里吹了几声响哨。那些猎犬正在狂吠，猛然见木棍挥舞，响哨连声，马上就一哄而散，退了下去，现场登时就剩下了那条神秘归来的猎狗。

很快有人上前抱起那条猎狗，安抚了一阵，便把它带回家去了。

对于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人来说，每一条训练有素的猎狗，都是一份宝贵的财富，是保证家人不饿肚子的好帮手，更是并肩战斗的一个忠诚兄弟。因此没人会遗弃任何一条猎狗。哪怕这条狗已经年老受伤，完全丧失了狩猎技能，村民也会把它收留豢养起来，直到老死。

而眼下这条猎狗，更是有着特殊的原因，使得村民们格外重视它的状态。毕竟，对于生死未卜的六人狩猎小队来讲，它现在是唯一一条活着回来的生命。

围观的村民陆续散去，索巴亚呆呆地望着猎狗被人抱走，心情沉重。作为村长，他必须拿出办法，尽快找到那几个猎户的下落。同时弄清昨天晚上闯进村子的那些大型野兽，到底是些什么东西，尽快消散笼罩在大家心头的不祥阴影。

他想起咽了气的唐吉，犹豫了一下，最后长长叹了口气，回身招呼安塔，一起结伴朝唐吉家走去。

很多村民正聚集在唐吉家的仙人柱前，久久不肯散去，私下感叹着，死了壮年的顶梁柱，这家人以后该怎么过下去。

索巴亚拨开人群，缓慢地朝唐吉家的仙人柱门口靠近，两边的村民无声地给索巴亚让开一条通道。所有人都沉默着，望着索巴亚的眼神里，分明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期盼。

仙人柱的外形就像是一把半张开倒扣着的大伞。几十根十来米长的粗大桦木围成一个圆形空间，大小由每家的人口多少决定。桦木的一头插进泥土里几寸深，另一头归拢后扎在一起，就像一个巨大的伞架子。上面再盖上桦树皮、芦苇或白布，一个保暖遮雨的仙人柱就完工了。别看它那么简陋，却是鄂伦春人世代居住的房子。因为他们终年以打猎为生，逐野兽而迁徙，需要不停地改变住址。所以每到一处，他们就四处寻找地势高、水源足、避风向阳的地方安家。而这种叫仙人柱的房子，拆卸和安装起来特别方便，而且还非常适应东北的气候。因此最终被鄂伦春人的祖先选中，并一直沿袭至今。

安塔伸手撩开仙人柱门口的狍皮门帘，紧跟着村长，一头钻了进去。

唐吉的尸体静静地躺在仙人柱中央的一块门板上，赤裸着上身。旁边点燃了两堆篝火，把整个房子熏烘得温暖如春。他的妻子跟几个孩子满脸是泪，跪在一边，几个亲戚邻居正帮着让村子里的萨满给唐吉招魂。

见到村长进来，有人马上搬过来一条凳子。索巴亚和安塔谢过以后，却没有坐下。两人沉默着站到一边，恭敬地望着门板上的尸体，还有那几个伤心欲绝的唐吉家人，心情沉重。

安塔站在索巴亚的身后，远远地朝唐吉的尸体凝神观望。他发现唐吉胳膊上面的咬痕，有了一些异常。之前只是一个浅浅的牙印，但现在，却已经化作一大块淤黑，好像有中毒的迹象。而整个赤裸的上半身和头脸脖子上面，看上去隐隐有些飘忽。安塔一愣，怀疑是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他转过头，再去看其他人的脸色，却没有这种飘忽的感觉。现场所有人正沉浸在悲痛之中，泪眼蒙眬，目光下垂，根本没有察觉尸体上的微小变化。

安塔搞不清这种飘忽的视觉是怎样造成的，是屋子里面烟雾缭绕导致？但为什么只是唐吉身上才有呢？想到这里，安塔忍不住站出来，慢慢地朝唐吉的尸体靠近。他想仔细看一下那个伤口，另外还想搞清楚为什么看着唐吉会有那种飘忽的感觉。

屋子里的人，大都低头静默，没有人注意到安塔的举止。一边的索巴亚望着慢慢走动的安塔，也有些纳闷。

此时此刻，安塔的神情随着他离唐吉的尸体越来越近，变得越发凝重。片刻，那股凝重又转化成深深的惊愕。

首先，他忽然闻到了一股刺鼻的气味。他想这或许是唐吉身上发出来的尸臭，但他又感觉不太像。

安塔靠近尸体仔细端详，发现唐吉赤裸的上身和脸部表面，竟然覆盖着一层浅浅的肉色绒毛。这层绒毛密密麻麻，布满了唐吉整个裸露的身体表面，就像是一大块发霉长毛的野猪肉。在烟雾和暗淡的火光之中，微微颤动着，远远望去，便有了一种飘忽的感觉，而那股尸臭也越来越浓重了。

这一发现，登时让安塔暗自惊叫起来。好在他还算镇静，没有惊呼出声。他努力控制自己，继续走近，俯身注视着唐吉身上的那层绒毛。

他记得一小时前在检查唐吉身上有没有伤口时，并没有发现这层绒毛。要说是尸体变质发霉，也不太可能。东北的初冬时节，尸体想要达到变质腐朽的程度，绝不是一两小时就能发生的。也就是说，尸体在短短的一小时内，竟然就长